







王

細編等。本市當局奉令核奪。有謂令各私立學校具報備核。俾便派員調查。是亦取締雜亂之一根本辦法也。乃兩江竟遺第一聲聞。蓋按照所佈之規程。入事校最低限度中學畢業程度。而大都女該校。兼收小學畢業之生。上學期底。教育局訓令該校。以其辦理多年。尚無呈報立案。着即迅速具報備核。本學期突又命該校取銷專門字樣。青天霹靂之起因。爲當局會派員往查。據報程度平平。教育局陸限令以二日內。變更組織法。取銷專門字樣。陸校長以多中心血。雅不願遽更校名。力懇保存。然亦無濟于事。無可奈何也。

## 雲・眠・趙

……乘……小……人……時……

## 唐生智軼聞

雲·眠·趙·

猶記三年前。報載湖湘之間。有統馭倭兵數千。與某軍閥戰鬥。所至克捷者。聞報諸君。或尙能記得。顧此統將何人。非唐生智而何。客述唐生智。謂得自唐幕中友人傳述。或非虛語乎。姑誌之如下。客曰。唐生智少時名僧智。祖母某太夫人。孀於某山佛寺。太夫人年八十餘矣。其時尚虛抱孫之願。故祈禱至切也。禱畢。召太夫人去。夢佛祖命二童子。石太夫人去。諭之曰。爾家積德有年。爲鄉里倡。里中多良善之家。多半當歸功於爾唐生。本當期以天上石麟爲爾膝下之文孫。以爾還未到。故逗遲耳。爾今來度。轉自以爲年已高矣。恐不及見孫。心中急切。其實爾壽命正長。爾當活至九十餘。尙有十餘年健康之福壽。可不必然念。惟我念爾至誠。故早賜爾得孫。明年今日。卽爾文孫誕生之日。爾文孫非他人。卽此聞事裏高僧名智覺者便是。智覺於明年今日。圓寂。卽來府上投生也。太夫人聞佛祖之諭。心中甚慙。卽禮拜佛前。佛祖仍命二童子送之還太夫人。喜極。下階步履稍遲。足下覺有物阻之。遂致傾跌。一跌而醒。蓋遽然。夢也。至明日。以語子媳。皆謂當是瑞徵。且待後日驗之。未及半年。太夫人媳某夫人。必不見。覺身懷六甲矣。舉家皆慶。以爲佛祖指示夢之。不日某夫人遂舉一男。卽今有功黨國之唐君生智也。太夫人爲命名僧智。以其前身爲智覺大師故。又命以後宜愛護僧人。尊崇佛教。唐君有編錄僧軍。緣因實由於此。其後更名生智。又有故。唐君讀書時。同學頑童童輩。咸以花和尚魯智深戲之。有時竟直呼之爲花和尚。又有入戲教之演酒醉打山門的戲。唐君忽改名生智。謂改有以。花和尚見佛者。當飽以老拳。衆知其怒而再。亦遂不再見之戲言矣。斯言也。余在半望。聞一米客與人談天及之。米客自言湘人。識唐君幕友。得其所述如是。余以其無謬毀唐君語。固軼事之可紀念者也。遂轉述之。

★

★

——編輯及發行——

[illegible]

(三二)

——續一七期

旋於友人處。偕得鈔本海鵠小譜一詩詞。乃秋谷紀錄酒宴歌席之事。既叙游海。并及詩詞。客所述贈蕊姬一詞。即在卷首。惟所云換過重陽節句。今海鵠小譜作斷送重陽節。倘編書時改定歟。書名海鵠小譜。謂如海客之於鷗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其叙蕊姬云。不可得見。西郭人也。當戊己相親近。友甚。蕊姬常云。待我一見。余以辛巳之秋。始遊於此。友人百計爲致之。寒夕渡險。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艷奪目。蒲州考友吳天章先生。當代詩人也。方在座。屬和者至。輒失常度。乃相與爲詩話。雖以情屬殊厚。會余途東歸。頗不能忘。今年再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復可見矣。居久之。有爲余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叙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余前時所書見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時。先是。有問於余者曰。蕊姬何如。余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愉悅自足。及。余又自失矣。爲二絕句示客。鳥鵠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沈。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離客襟。照水開花偏有貌。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懶作重尋杜牧之。

顧自學力不逮雲史。既脫稿。聊稱潤色。報謝于玉佳句。如春風又綠黃州岸。手起閒鷗寫竹枝。及酒香飛入洞庭湖等。則皆雲史自筆也。故張季直贈子玉詩。有云治易劉中壘。能軍李左車。但稱治經。不日善詩。蓋吳子玉秉性質直。不事飾節。其倚重楊雲史爲掇刀人。絕不自諱。人有稱善其詩。則曰。非雲史潤色。不堪示人。亦有稱善其詩。則曰。其能詩。以是耳。季直贈詩。并錄於左。壯語遭人忌。斯人實可嗟。一舟成敵國。四海欲無家。治易劉中壘。能軍李左車。益識有消息。火樓即龍蛇。近見袁社裁楊雲史詩。遠東清明簡樊山老人客都家。水暖已恩猶舊。安貧夢自閑。清明千萬里。何似破愁顏。

畫家譚小雲

請用聯益



## 程瞻廬

待要親自出去。叱退衆賓。却被攔相攔住了。說道。蘇州俗例。鬧發鬧發。鬧的緊。發的快。蕊芳雖然自命新人物。但是馬屁式的奶奶經。却也不表示拒絕。聽了鬧發鬧發四個字。也只案由他們去胡鬧罷了。但是一寸芳心。默默自念。中國爲什麼貧弱。爲什麼被人家喚作東方病夫。其咎都在積習不肯改革。今夜的鬧新房。便是國民弱點的代表。我們的結婚。既是自由結婚。那麼條件般般都該聽憑我們的自由。爲什麼惡客盤踞在新房裏面。阻止我們的居住自由呢。言論通信居住。是共和國人民的三大自由。神聖不可侵犯。這輩惡客。完全不明白這層道理。今夜的舉動。違反着天賦人權。違反着自由真諦。違反着共和國的律法。推此心理。足以亡國亡種而有餘。……這許多話。蕊芳準備當着衆賓。滔滔不竭的訓

一二八……七

一二八……(五)

◀ 份一閱定亦友親貴紹介請心稱意滿得覺刊本於對如君諸者閱 ▶

◀ 穩妥求須資投——的資投們我得值展發大極有產地的海上大

~~~~~

一個虛榮之少女。惟其在你有錢時，他們的欲求——正如你過渡來迎合與引誘。走過日用品商店。他們對於床上用品以及學生日常應用，更在狂熱的推銷。踏進書店之街，受盡了肉感式的刺激。更徘徊洋服店的門前。又無非指示我一九三〇年的新式樣啊！

誠然。帶行李是贅累。住學校是無聊。論交際是漂亮。然而你要省便，就要解開。你要做一個上海男或女。錢袋是這樣奪去了。離你起程前的時。候更替你耽憂。在這開學

期終了付不出這款時。我望不見你的踪影。在我們的校門口。或輪埠車埠寫我。甚至把我們的行李書箱留下。

放寒暑假時。你預備歸去。那時候要購幾件東西供與高堂。但是你的錢袋已不允富了。然而報紙上的廣告。却多半有一般許多的過年用品。或是消渴品。因為他們委實知道你們學生。這時候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敢把矢頭向你做目標。

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耽憂。在這開學

有幾個忠於職務的。從素實裏生的狡猾手段和日子。結果終是。熬過的日子多。破曉的日子少。

爲了截長補短起見。不得不另外。在乘客上轉念。因此車價就漸漸增加。所以買票生的揩油。明裏雖然是指公司裏外國人的油。暗骨子裏仍是我們坐車人。自己破耗

啊。

藝術世界

### 畫梅贅言

胡石予

某名士之言曰。近來滬上畫家。爭爲豐綽華艷。是邀流俗之賞。雖風行一時。名聲藉甚。要之不值識者一笑。爲其命意立品。得已卑卑不足道也。若夫高潔清雅之筆。不獨可得識者之賞。而人亦樂若之若無時矣。良可慨也。曩在滬間。日嘗與友人樊少雲論畫。陸其不肯從事雅潔。以成簡貴高古之品。與昔之名大家相類。頗不爲人目。與樊相若。勢心助於靡麗之俗派。頗可憎少雲則喟曰。今海上風氣所趨。莫不如是。我以此畫爲苦。若青時力於不事世之高。其且累我乎。生別後。青時力於不事世之高。其且累我乎。生別後。青時力於不事世之高。其且累我乎。

真確之品評也。余曰。是誠然。然而缶老畫書之海毒海上。決非短時期所能蠱漲者也。(按吳缶廬六十以前作品。頗好於字。而某君之評。則曰。昌碩人好於詩。詩好於字。字好於畫。論者咸謂非是。某某君余畫梅。其意似喜豐綽華艷者。故語以上述云云。然余畫畫家。亦不自知其論畫之有當否也。世事多有滯礙是非。頗難黑白者。大抵以耳爲目誤之。一藝之微。亦不少以耳爲目之誤。故橋樑幾塞。怒急之既而中道止。爲縣令山東。相繼二十名。罷而棄之。又隨畫於揚州。知之者絕少。咸以名不出官籍。復來揚州賣畫。劉格較前。高增數倍。而求者接踵門庭若市矣。先生自以爲我二十年中。役役

與余

不可以此爲衡。前代畫之藝爲然哉。假使鄭板橋  
帶多心輩。生於此時。以墨筆之蘭竹老梅。而欲博  
得流俗市僧之一盼。亦已難矣。或曰。子言未免太  
過。不過將世之貴黎家一概抹殺乎。勿論他人。即  
如吳缶老之死後聲價。遠遜生前。不可謂今世遂無  
極真。意在利用人之以耳爲目。謂彼輩以我潤例推  
之。則書畫之有價值。殆無疑義。是可笑也。人近亦  
有勸余增高畫潤者。聊書此附之。

此

**照相**  
有藝術化  
人人歡迎  
團體照  
特別優待

館址新開路北泥城橋西首

電話六七五三



華水。 比年以還。江沙高漲。地勢略變。故潮山亦漸小。其至杭州焉。浪不可  
辨。如輕雷。所謂潮山浪屋吞天沃日者。誠不  
虛。兄有時歸如湧水。而無潮頭。名謂暗潮而已。海濱  
離潮源爲近。潮勢之大。雖異曩昔。而奔騰浩泔之  
狀。尚可得見。故今之觀潮者。舍錢塘而趨海甯矣。  
己巳八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與同事數人。合賃  
一摩托車以行。海甯離杭十八十里。車行一時許即  
達。迨有潮來。爲時不過四小時許。  
海甯地低於江。額江築塘。高約三丈。塘以巨石  
縱橫間疊。成工程之概。可想見。又有鎮海塘。  
三到堂。及臨時支架之有潮臺。臺上衆人衆。  
潮晝夜再至。謂爲最大。而潮練之齊。八月爲最。  
中秋前後。蓋有巨潮。風不以潮至十八日而始大水也。  
觀潮者十八。咸亦有巨潮。宋時。于是日校閱水軍。  
女傾城出觀。精銳軍容。相沿近之。成爲風雨夜  
潮往來大於日潮。以皎潔之月光。映奔騰之雪浪。  
大爲壯觀。風雨之夕。潮來特大。有所謂捲捲去潮。  
山浪屋。直落塘上。塘上觀者。帆桅被海濤爲之海  
錢塘江口。龍巖二山。並峙於江海之會。爲之海  
門。下有沙渚。跨江東西三百里。若伏熒然。潮入千  
泛也。發乎潛渚之區。而頓受欽東。迥觀沙渚。同海  
波折。而趨于兩山之間。物禁不得。則激而澎湃。  
岸勢拗。遂湧爲濤。潮謂海水自東來。經東南  
海門而趨于兩山之間。物禁不得。則激而澎湃。  
岸勢拗。遂湧爲濤。潮謂海水自東來。經東南

一足爲

清之來歷。其聲如鑼鼓動地，地雷喧天，白芒之舟纖水入多之所致一說相同。比年以來，江浙漸廣。其聲如鑼鼓動地，地雷喧天，白芒之後，似萬馬奔騰，噴雲跳中沙難漸漲。潮亦漸小。况復時查力倡開整藝士門近矣。

泥人慘聞  
雪衣生

國府改制刑律。凌遲斬等刑悉去。供者獨當星社組織之始。余即識雖云。詩酒論文。覺其性情風雅。胸襟瀟灑。是誠吾道中人也。所見現於中外觀瞻之上海都市。甯非怪事。然

雲片序  
顧明道

不自死  
寧仙鳳

向教師說。  
先生。我要死了。教師聽了。吃了

學仁哭喪

於胡爲

蠟網腰鑲之。血深浮。其慘狀有不忍親者。近余一說以爲序。夫雲之爲物。素余一語不可名狀。而清閑縣遠。至奇絕不可名狀。則謂新新入花園之舞台上。却告雲衣曰。日來方大施其纏綿於太空之間。君之爲文。得無類於藏板傳文公廟碑有云。云曰。市上將有開話。報云。現鑄備有日。行將出市。嗚呼。殺人手賊。盡不在一類此末有慘劇。余曰。市孫爲藏板鑄雲。雲片之出。燭今其成文。煥乎其有章。讀者當共賞之矣。

九

手授以多子星期張旭長史臨為惟恐不暇  
古今而操松栢洋特為書正 文中先生屬  
印

▲ 徵求女用牛加才士計爲計方不盡方開大刊刊：此其條件之選

4. 統一決解以可既政事修於士者於政事耳計難用也家既既在土照照修計於對雪勝